

恐怖 ● 反恐怖 ● 恐怖 ● 反恐怖 ●

徐 蕾

血腥幽灵

世界恐怖与反恐怖纪实



血腥幽灵

世界恐怖与反恐怖纪实

徐 舒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血腥幽灵

徐舒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9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79,000 印数：1—22,000

ISBN7—5404—0622—4

I·505 定价：3.00元

前 言

无论是想开阔视野，还是研究当今的恐怖活动与对策，我认为你都应该读一读徐舒的这本新著。

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已让人心神不安，笼罩世界的恐怖活动更使人惶惶不可终日。八十年代，全球性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劫机、爆炸、绑架、暗杀……层出不穷。据美国国际风险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七十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周发生10起恐怖事件，八十年代恐怖活动激增，大的恐怖活动平均每天发生10起，小的恐怖活动几乎每秒钟1起。恐怖活动已被公认为国际间另一种战争形态。这种战争不分国界、也不分社会制度，其目的是制造恐怖气氛，以达到政治勒索、叛乱及刑事犯罪之目的。

恐怖活动常见手段是：爆炸、劫机、攻击各种设施以及绑架、暗杀等。最惯用的是爆炸，从1970年至1985年，共发生10207次；其次为攻击各种设施，计6884次；再次为暗杀，计3774次；绑架1017次，劫机142次。爆炸目标，则以公司、银行、政府办公大楼及军事设施为主；暗杀主要对象是执法人员、军警和大公司的主管人员；绑架主要是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在恐怖活动中，首当其冲的是首脑们，但大量倒下的却是无辜的百姓。从1970年至1984年，平民死亡40394人，伤

24588人。所以，从事这种新型战争的恐怖分子，已成为当今人类和平的最大的敌人。

恐怖活动每年除造成成百上千无辜平民死亡、数以亿计财产损失外，还使中东、西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国际旅游事业蒙受巨大损失，导致一些国家之间关系恶化，从而使世界局势更加混乱。恐怖活动已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

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暴力阶段的恐怖活动，现在风靡全球，主要有以下原因：

1. 国际难民问题。例如，中东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长期以来无法解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举步维艰，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一些组织企图用恐怖活动代替民族解放斗争，于是难民营就成为滋生恐怖分子的温床，尤其是以色列大屠杀后，P·E组织成员恐怖活动就更偏激疯狂，甚至不惜以自杀方式从事恐怖活动。目前Y·尔组织已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恐怖组织，其成员分布在以中东为主的二十多个国家里，进行了上百次恐怖活动，使素有“火药桶”之称的中东，更加硝烟刺鼻。

2. 宗教分歧和领土问题。宗教信仰一旦深入骨髓，其信徒往往不惜为之赴汤蹈火。中东教派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火併之事屡屡发生，加之与所靠国家利益、领土要求交织在一起，于是恐怖活动成了制服他人的“杀手锏。”其次，有为领土问题而形成的组织，象主张北爱尔兰应脱离英国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以及西班牙巴斯克分离分子等，他们屡屡向本国发起恐怖攻击行动。

3. 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政治

动荡，经济大起大落以及人们对财富的贪婪，使刑事犯罪分子组织起来铤而走险，如西德的“海因霍夫集团”，日本的“赤军”，南美洲的“图帕纳洛斯集团”，意大利的“黑手党”以及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种族歧视也导致了如美国三K党对有色人种的恐怖暴行。

现在全球500多个恐怖组织中，据美国研究恐怖的兰德公司看法，其中有不少恐怖组织是获得某些国家财政、武器和技术训练支持的。美国国防部透露，S国有34个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CS国也是恐怖组织的坚强后盾。这些国家不仅为恐怖组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及先进的武器、帮助训练，而且派遣其特工人员在海外从事恐怖活动。以色列、美国也常以“反恐怖”为借口，对有关国家进行恐怖活动。

日趋猖獗的恐怖活动，欧美政府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仅遏止一起劫机事件就需耗费300至500万美元，而且迄今还没有找到遏止国际恐怖活动的有效措施。主要原因有：对付恐怖活动缺乏广泛的合作，多数恐怖分子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哪个国家监禁恐怖分子，哪个国家的外交官员或老百姓就有遭受恐怖攻击的危险。于是西欧国家害怕引起更多的恐怖事件，往往对恐怖分子采取怀柔政策，姑息养奸，从而助长了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其次有的国家不仅庇护恐怖分子，而且还建立恐怖训练大本营，以致使恐怖活动不仅遏而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因此，如何遏制、消除恐怖活动，已成为全球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就遏制方面来说，应立即建立防范恐怖主义的国际组织，并制定防范恐怖主义国际法，各国通力合作，共同打击恐怖分子。如果要彻底消除恐怖活动，就应消除引起恐怖活动的种种因素，如改善以阿关系、消除宗教

对立、减少贫富差距、打击贩毒、重视少数人种的政治利益等等。只有如此，恐怖组织才会渐渐失去奋斗目标，也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得以安宁。

在恐怖活动方兴未艾的八十年代末，作者首开以纪实文学形式反映波诡云谲的恐怖与反恐怖内幕，对提高国人对恐怖活动危害、活动手段的认识及加强对策的研究，无疑做了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目前，国外研究恐怖反恐怖已向深度、广度拓展，而我国则刚起步。所以，我乐之为序，并向各阶层人士推荐这本书。

列 英

元旦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什么是恐怖？与你利害如何？请看反恐怖专家精辟阐说。

黑色十月

(1)

“摩沙迪”王牌特工突然喋血，某组织总部火光冲天。其间奥秘，怎能是“恩怨”一词了得？

“阿基利·劳罗”号游轮风波

(27)

地中海上幽灵突现。里根在“空军一号”上发出“萨拉托加行动”的指令。扑朔迷离的内幕，令人吃惊的结局。

“圣诞节午餐”

(53)

几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用人肉烤出震惊世界的午餐……

教父覆灭记

(72)

“猎鹰”之死，秘密大追杀。腥风血雨中，教父们终于两败俱伤。然而，警方却笑不出来。

南伊绑架案

(104)

在绑架史上，南伊是幸运的，但也是最不幸的……

射向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炮弹

(141)

世界最优秀的保安警察，事先知道有人要发射炮弹，但炮弹仍呼啸落在七国首脑会议的迎宾场。

日内瓦反劫机纪实

(165)

一个漂亮的法国少妇，唤起了一群男人的勇气，反劫机奇迹发生了……

杰哈德之死

(193)

这是八十年代叹为观止的暗杀。然而，暗杀指挥者却被送进禁闭室。

神奇的反恐怖部队

(221)

大批军人向撒切尔夫人边扫射边冲锋。铁女人微笑道：“孩子们，该继续进攻！”

后记：可以不看，但不妨翻翻

(263)

黑色十月

七十年代初，美国兰德公司一名无名小卒，提了个令同行嗤之以鼻的问题：

“三五成群的恐怖幽灵，已足以使国家疲于奔命，如果国家搞恐怖活动呢？”

十年后，多如牛毛的恐怖组织中，崛起了以国家为框架的恐怖组织。

最臭名昭著的是以色列。

汹涌的地中海上，浪花中闪出一支由当今世界一流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中队，执行着国家下达的恐怖行动命令……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恐怖与恐怖厮杀成一团，世界发疯了。

1

1985年9月25日下午4时。

塞浦路斯东南部的拉纳卡港，游船如梭，浩瀚的海面，不时被犁出一条条雪白的航道。悠悠的白云，将蓝天擦得纯净、透明。半弧形的沙滩上，散满了穿着色彩鲜艳泳装的游

人，远远望去，好象一片白色的土地上盛开着的五彩鲜花。

在离沙滩三英里的海面上，一艘白色的游艇随波荡漾。甲板上，站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半裸的女人。他们悠闲自得，象是在度假的公务员。两个男的拿着望远镜瞭望着远处的海面，那女的也不断按动着带变焦镜头的“理光”相机。

这三人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沙迪”的高级特工，借游玩，搜集巴勒斯坦秘密航线的情报。半秃顶、阴沉着脸注视前方三三两两驳船的中年人，是“摩沙迪”欧洲分部的主任加蒙。拿着望远镜，留着一头长发的小伙子，是加蒙的助手尼塔。那女人，则是加蒙的老婆，“摩沙迪”组织中杰出的干将拉法伊勒。

关于这女人，在贝鲁特各个情报机构的档案室中，有零星的记载：

拉法伊勒，化名巴特丽莎。生于南非，后迁往以色列。19岁时被“摩沙迪”招募为特工。曾以摄影记者、画家的身份，出入约旦上层社会。1978年，持英国护照，化名玛丽亚，潜入贝鲁特。

拉法伊勒最辉煌的业绩，是在暗杀巴解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布·哈桑·萨拉姆的行动中，成功地扮演了主角。

这段辉煌的特工生涯，奠定了拉法伊勒在“摩沙迪”中的地位。

暗杀萨拉姆是一系列报复行动的高潮，此事得追述到1972年。

由于以色列正规部队在战场上凶猛的军事进攻，迫使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节节败退。巴解部分领导人，与阿拉

法特发生分歧，在阿布·哈桑以恐怖手段抗衡以色列战场进攻的策略下，组建了一支精悍的突击队，企图以暗杀以色列驻外官员来阻止战场上的正面进攻。没料到，一连串的暗杀，反而招来以色列更凌厉的攻势。3月中旬，以色列一口气逮捕了200多名阿拉伯人。阿布·哈桑决心采取有效行动，营救被捕同胞。

巴解情报组织“法塔赫”的保密室中，阿布·哈桑和他几个助手，面对一叠叠情报，寻找着以色列人的致命处。

暗杀以色列的驻外官员，效果不明显。最理想的是暗杀以色列政界、军界的要人，使他们群龙无首。但以搜集到的情报来看，成功的希望不大。无论是总理贝京还是国防部长沙龙，行迹诡谲，警卫森严，极难找到下手的机会。况且，“摩沙迪”犹如一只猎犬，已在搜捕巴解恐怖组织的踪迹。稍有不慎，便会失败。

密室里，烟雾腾腾，阿布·哈桑烦闷地打开了收音机。

喇叭里传来了奥运会的花边新闻。阿布·哈桑嘴唇蠕动了几下，眼睛一亮，急促地对助手说道：“袭击奥运村！”

助手们一时没反映过来，不解地看着满脸通红的阿布·哈桑：奥运会与以色列有何相干？

阿布·哈桑来回踱了几步，猛地收住脚步，说：“以色列派11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拿他们的运动员开刀。全世界谁也想不到我们这一手。奥运会全世界瞩目，一旦成功，影响远远超过暗杀、劫机。更重要的是，奥运会防范松懈，容易得手。”

这个设想，很快就成为一步一步的具体行动。

一支由最精悍士兵组成的突击队，加紧突击训练。

行动计划经反复推敲、修改，变得天衣无缝。

9月4日，代号“黑九月”的突击队，以商人、观光游客的身份，来到慕尼黑。

9月5日凌晨4时30分，1万2千人的慕尼黑奥运村依然沉睡在酣睡中，在以色列运动员居住地，突然闪出一群幽灵似的身影。

“噔”地一声，门被结实的肩膀撞开了。

以色列运动员睁开惺忪的睡眼，随即一个个都张大嘴巴，脸上浮起惊恐的神色。

七、八支冲锋枪正对准着他们。

11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都成了俘虏。

5时，以色列当局收到“黑九月”的通牒：

1.立即释放被逮捕的200多名阿拉伯人。

2.马上停止战场进攻。

3.7时前不答应条件，将11名运动员全部押往总部，每过一天，枪毙一个人质。

以色列不愿妥协。

贝京愤然骂道：“以色列从来没低头的先例。”他火速要求东道主西德联邦政府营救人质。

西德联邦政府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搞得处境十分尴尬。奥运会上运动员被劫持，作为东道主，心情焦急，并不亚于以色列。

大批军警风驰电掣扑向恐怖分子滞留的机场。

押解人质的大客车停在机场旁的草坪上，已被警察团团包围，“黑九月”突击队见军警源源不断地涌来，抑制不住满腔怒火。

阿布·哈桑和另外几个突击队员，正控制着一架汉堡航空公司的波音727客机，见状，立刻通过对讲机命令将人质押上客机。

西德宪兵队的狙击手，见身披黑色长袍的恐怖分子跳下汽车，押着运动员快速朝飞机奔去，马上开枪射击。

这些靶场上的特等射手，也不知是心慌还是被恐吓住了，一阵枪声后，对方竟没有一人倒下。其它的军警见宪兵开枪，也纷纷扣动扳机。顿时，机场上枪声如爆豆般响成一片。

“黑九月”在弹雨中，加快奔往飞机的速度，一个运动员在乱弹中倒了下去。

阿布·哈桑见西德军警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知道再拖延下去，鸡飞蛋打一场空。瞪着血红的眼珠，下令击毙以色列运动员。

对军警还击的几支冲锋枪调转枪口，朝剩下的10名惊惧的以色列运动员倾泻出密集的弹雨。

顿时，跑道上横着满身弹孔的运动员。在西德军警惊诧万分的眼光中，“黑九月”突击队员飞快登上了飞机。

舱门还没关上，飞机就快速向前滑行，很快就开往天空。

以色列一下失去11名优秀运动员，朝野上下一片喧哗。

“摩沙迪”在极短时间内查出了“黑九月”人员名单，并确认阿布·哈桑·萨拉姆是制造这起惨案的罪魁。

贝京一拳擂在“摩沙迪”送来的花名册上，恨恨地说：“不管阿布·哈桑·萨拉姆躲到何处，只要没逃出地球，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除掉他！”。

“摩沙迪”奉命追捕阿布·哈桑·萨拉姆，萨拉姆清楚以色列决不会放过自己，他住进了自己严密控制的贝鲁特西区。

一支15人的暗杀小分队，由“摩沙迪”在约旦的王牌特工罗克斯伯格率领，跟踪追击。

罗克斯伯格，这位具有运动员强壮体魄的女特工，在约旦王宫通行无阻，自信暗杀萨拉姆并非是件难事。

她哪里知道，萨拉姆对暗杀也是个行家里手。

三个月后，在利勒哈梅尔市爆发了一阵激烈的枪战。枪声一停，罗克斯伯格就喜孜孜地向总部报告：萨拉姆已被击毙。事后一核查，发现死者是一个酷象萨拉姆的摩洛哥人。

罗克斯伯格被“摩沙迪”关进了监狱。

这时，拉法伊勒出场了。

巴解没有国家，在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贝鲁特建立了“国中之国。”

贝鲁特面向地中海，背靠黎巴嫩山脉，摩天大厦中夹杂着老式的红砖石房，与陡峭的群峦相映。山峦顶部终年积雪，城里却春意盎然，爵士乐伴随着温湿的海风，飘进大街小巷。西区最为繁华的哈姆拉大街上，各国的最新产品云集。数以百计的夜总会、酒吧间、娱乐场，一到夜晚，红光绿影，人声嘈杂。各种肤色的人，醉生梦死，常玩得通宵达旦。

距此不远的马兹拉大街南面，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戒备森严，哨卡林立，穿草绿色军装的巴解战士，三三两两，来回巡逻。就在这条大街上，一年前，出现了一个温和漂亮的少妇。她待人礼貌周全而又慷慨大方，很快就博得了邻居们的好感。这位少妇，常常在附近写生，画得一手漂亮的油画。

萨拉姆对这位漂亮的少妇，警惕过。但久而久之，也习以为常，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位少妇竟是“摩沙迪”的特工拉法伊勒。

1979年1月22日，拉法伊勒和她的两个男助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个电子遥控引爆装置塞进萨拉姆的汽车。

下午三点半，萨拉姆带着三名警卫上了车。当驰到凡尔登大街时，一辆大众牌汽车横在街口。

萨拉姆预感到情况不对，正要急令司机倒车，大众牌汽车突然红光一闪，预先装在里面的五十公斤炸药，顷刻引爆。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和一团团冲天的烟雾，萨拉姆及随从，瞬间粉身碎骨，血淋淋的残肢断体抛得三米多高，撒落在几十平方米内的房顶街道、树枝瓦楞上。

距离出事地点100米开外的一幢两层楼上，拉法伊勒笑微微地欣赏这一场面后，拿起梳子，对着梳妆台，悠悠地梳好头发，然后涂上一层珊瑚红的唇膏，不慌不忙地走下楼。在门口，掏出一把糖果分给常看她作画的孩子，拍拍他们的头，很快便从惊慌失措的人群中消失了。

从那以后，巴解的“法塔赫”一直四处搜寻着她，但再也找不到她那美丽的身影了。

拉法伊勒离开贝鲁特后，就到“摩沙迪”的欧洲分部，并与加蒙结了婚。她知道巴解不会放过她，行动更为诡秘，出门化妆，携带保镖，提心吊胆过了几年后，总算平安无事。9月25日是犹太人的重大节日——“赎罪节”，各地的犹太人都欢度假日。她再也憋不住了，便随加蒙一起化装成普通游客驾着游艇，来到塞浦路斯海面。

三十多岁的拉法伊勒，风韵不减当年，妖艳的红嘴唇中，